

粉滴溜儿

□秋若愚

自我记事起，家里的锅台上就经常出现一种稀罕的吃食——粉滴溜儿。

前些年雁北苦寒，吃食单调，尤其是应县平川地方，庄稼以玉茭为主，庄户人家吃的也只能是玉茭了，一年四季，横来顺去，就那一种玉茭面。玉茭窝窝、玉茭饽儿、黄儿、拿糕、玉茭面糊糊，女人们愁死了，费尽心思变换花样，变来变去怎么也离不开那把把玉茭面，直把人吃得面黄肌瘦，烧心挖肚，嘴淡的直吐酸水。也是穷（饿）极生变，不知从啥时开始，也不知是谁家巧妇发明了一种叫“粉滴溜儿”的吃食，酸辣鲜香，让嘴淡的人们口舌生津，惊为万物。

粉滴溜儿，最好是用新磨的玉茭面来做。刚出磨的玉茭面黄澄澄的，还留有磨面机的温度，热热的。攥一碗在盆里，用凉水墜开不稠不稀的面糊糊。坐锅烧水，待那水翻花了，一手面糊糊盆，一手掌勺，面糊糊细溜细溜地流进锅里，勺子随着面糊沿锅边顺一个方向搅。渐渐稠了的面糊在锅底“砰儿，砰儿”地冒着泡儿，这时勺子搅动的速度要加快了，不然就糊了，待“呼嗒儿，呼嗒儿”的声音一连串响起，熟了！赶紧压了火，继续抓起勺子搅。有那小媳妇搅的好看，身腰随手臂弱柳样舞动，韵律同锅勺奏乐般淌出，直搅得红霞微现，汗珠晶莹，才轻舒一口气，一手扶腰，一手用勺舀起锅里的熟面糊，扬起再滴下，看着那“面帘儿”软溜溜，筋颤颤垂下，搁勺，起锅，成了！

第二道程序是“漏”。要准备两盆凉水，水瓮里的水不顶用，必须是院里的“井拔凉水”。用漏勺顺一个方向快速搅动，见水涡旋起，急升漏勺，一勺紧跟一勺的面糊舀进漏勺

里，小蝌蚪似的“面鱼儿”就扑溜扑溜下了水，随着急转的水流游了起来，宛若活了一般。这就是“滴溜儿”。

第三道程序是“炆汤”。小铁锅，胡麻油，待油熟了，撮一筷头家做老黑酱进去，翻炒翻炒，撒上红红的辣椒面，少许干姜面、花椒面，再翻炒翻炒，加水，再撒入适量的盐，慢火火儿熬一熬，差不多时候，端起锅，一股脑儿倒进备好的汤盆里，稍凉一凉，再加醋、生葱花。如果园子里正好种着香菜，那就快出去揪上一把，掐了泥根根，顺手在井台冲干净了，回来放案板刺一刺，随着调好的汤一股脑倒进滴溜盆里，用勺子拌匀，但见那一盆里，花花绿绿，酸酸辣辣，也稠也稀，不由舌底生津，赶紧舀一碗喝个痛快。

其实，在过去的年代，这个粉滴溜儿也不是普通人家想吃就吃的。这种吃法很费食材，又不耐饥。汤汤水水喝进去好几大碗，当时很饱了，过一会儿啥也没了。尤其是下地劳动的壮劳力，吃这个远没有干啃两个玉茭馍实在。那时候，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玉茭饽饽，玉茭馍儿，改善生活粉滴溜儿。”意思就是，一天地儿玉茭馍馍玉茭饽儿吃得不想吃了，就做一顿粉滴溜来解解馋，改善一下生活吧。

我家经常这样改善生活，是因为大姐学校的一帮同事。大多数老师不是本村人，他们三顿饭在学校食堂吃，馋了就鼓动我大姐。大姐回家稍一佯说，我妈就忙乱开了，推面、剥葱、捣辣椒，没等天黑，一七升盆滴溜就端上炕了，花花绿绿晃得人眼睛发直。老师是客，我妈从不马虎，做一盆滴溜的同时，还要配一小盆山蛋丝。老师们舀满一碗滴溜

儿，再夹一筷子山蛋丝，那碗就冒尖儿啦。嘻嘻哈哈，吸溜吸溜，话也顾不上说了。印象最深的是曹进忠老师，他一进来，我爹就扶着他，让上炕坐到正面去。正面一般是长者或者家里最尊贵的客人坐的。曹老师有一手盘火炕的绝活，我家的大炕是由曹老师修盘的，多年过去，烟道顺畅，整炕匀热。感谢的话说多少也不如亲手盛一碗滴溜递到手里，热腾腾催着，快吃快吃。

不管是炎夏寒冬，老师们只要想这一口了，我妈就不待慢。只是，老师们在家里吃粉滴溜的时候，我一般是不敢进家的，有时藏在堂屋，有时坐到院子里，等到他们吃饱喝足走了，才长吁一口气，进家去。家里弟兄姊妹多，来得老师也多，闹哄哄的。所以，我在没在，吃没吃，没人知道。等我进去时，盆里的滴溜有时能剩一点，有时就剩盆边边挂着的葱花香菜叶了。

后来，我有时回娘家，我妈就托人带话给邻村的二姐，让她赶紧也来。夏天午后长天大日，我妈做好一盆粉滴溜，生活富足了，辣椒油想淋几勺淋几勺，家酿醋酸甜有度，想浇几股浇几股。我们娘仨，盘膝围坐炕上，说着体己话。那盆粉滴溜就搁在跟前的灶台上。隔一阵喝一碗，隔一阵喝一碗，酸酸的辣辣的，软软的凉凉的，哪有饱，哪有够呐！

再后来，玉茭窝窝打拿糕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餐桌，唯独滴溜儿留了下来，变成了调剂白面大米口味的美食，不只存在于应县人的日常餐桌，更作为“应县凉粉”的“姊妹篇”，滴溜儿也和凉粉一起，随着应县人的脚步，惊艳了他乡的男女老少，成为应县凉粉小吃店的标配了。

话说曹娘村“堡墙”

□王泽

曹娘村的“堡墙”是曹娘村的标志性建筑。对曹娘人来说，“堡墙”就像应县人心中的木塔一样。

因年代太过久远，村里人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建的“堡”，只是说“堡墙”，人们也称那个地方叫“堡里头”。我们的祖宅就在“堡里头”，紧靠堡墙下。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大爷爷、七爷爷、八爷爷都曾住在那里，至今还有一个婶婶在那里的老宅居住。在曹娘村，爬“堡墙”，钻“黑孔”（从南面上堡墙时要钻一个暗道，村里人俗称“黑孔”），是在村里长大孩子们的最好“游乐园”，也是曹娘村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美好的童年记忆。

曹娘村的“堡墙”古代是一个具有坚固防御功能的堡垒，史称“曹娘子堡”，明清时期是应州九大官守堡之一，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应州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大同，侵入应州，对人民烧杀抢掠，荼毒极惨，史称‘庚戌之变’。此后，应州各村人民自发筑堡自卫，后两年，俺答又犯大同，分兵掠应州、朔州、山阴、马邑而去。”这是我查到的应州关于建筑堡垒的最早文字记载。据此推断，“曹娘子堡”的建筑年代也应该是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左右，距今约有470多年的历史。也说明曹娘村是先有“曹娘子”，后建的“曹娘子堡”。

清雍正《应州志》（清萧纲纂辑）记载：“村之有堡，犹州县之有城，所以便民居防外患也。第承平日久，堡寨多倾圮。惟官堡在孔道者，聊足自固。而民堡之不修者，若燕雀处堂也。余以为及今宜令各村堡并力齐心，补葺如初。且无事务农，有事即御侮。邻近

村落彼此救援，一倡十从，则民居辑宁，而外患亦可息矣。侍中庄堡、北小站堡、曹娘子堡、义井村堡、韩家坊堡、萧家寨堡、刘回庄堡、北房儿堡、三门城堡，以上九堡俱系官守。”志中记载一是说明萧纲在任应州知州时曾组织各村对堡垒进行过修缮加固，二也说明曹娘子堡当时是由官兵守卫，十分重要。

2013版《应县志》记载：“本县在明代北临鞑靼，鞑靼经常犯境，人民屡遭荼毒。为此，各村庄普遍建筑堡垒以自卫。较大的有侍中庄堡（今马岚庄）、北小站堡（今怀仁县小寨）、曹娘子堡、义井堡、韩家坊堡、肖家寨堡、刘回（曹）庄堡、北房儿堡、三门城堡、中河堡（今中堡）、南马庄堡、门家寨堡、东河堡（今东堡）、石桥堡、上桥头堡、黄巍子堡、大西头堡等。其时堡寨分官守、民守两种。县中居民点，几乎村村有堡，虽系土堡，但堡墙高厚，构筑坚固，防御能力较强。清时，边境线向北推移，境内再无战事发生，堡寨也就失去了军事价值，年久失修，渐致毁坏。现在只有曹娘、大黄巍尚有残垣，其余遗迹不显。”再次记录了曹娘子堡的建堡年代、规模以及后期的失修毁坏。

史料记载“曹娘子堡”的规模是较大，没有准确的尺寸。我上次回村去实地进行了步量，现在的堡墙东西还长约160步（米），南北宽约110步（米）。据村里老人们讲，原来堡墙的下面有八九米厚，东、西、北三面都有墙，上面宽近2米，人们还能在上面跑。堡的北面建有周王庙，堡的东面和西面各有一个“门洞”，堡的南面有“堡河”。按堡所处地形看，应是在建堡墙时从西面和南面取土夯筑而

成，西面和南面因取土而挖成了“堡河”，这样不仅解决了筑堡墙的大量用土，还可排水、防洪和御敌，就像“护城河”一样，巧妙地将整个堡寨四面形成防御。这也展现出古代时曹娘人的聪明智慧。

应县民间还有“章弘斩应州文脉”的传说与我们村的堡有关。传说古时曾有一任应州知县名叫章弘（史书记载章弘是康熙五十四年任应州知州，重修的释迦塔，确有其人），懂风水术。他算得应州能出一升玉米那么多的官，于是便在县城中心四个街口各埋一把铡刀，以斩断应州的文脉。自此到上世纪末为止应县多出油画匠，据说数量有一升玉米那么多。章弘斩应州文脉的传说早已远去，人们也早已遗忘。后来听说应县城内搞地下作业时也未发现那四口铡刀，倒是在城西北三十余里外的曹娘村，有一座破败的老城池，其东西门位置各出现门板大小两块锈迹斑斑的刀形铁片。传说毕竟是传说，村里是否真的挖出过刀形铁片，现无考证。

曹娘村的“堡墙”承载着历代无数曹娘人的记忆，也见证了曹娘村曾经的辉煌。现如今，走进“堡里头”，已看不到往日的繁华景象，北面的堡墙濒临坍塌，东西两侧的“门洞”已荡然无存，西面的一小截残墙也已摇摇欲坠，倒塌的老屋后露出了镶嵌在堡墙上的暗房……，残墙、古宅、老树，好像是在向后人诉说着曹娘村的厚重过往……

“堡河”上车辆穿梭，机车轰鸣，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正在有序推进，曹娘村已踏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此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堡墙”上锦旗林立，“堡墙”内金戈铁马……

燕归梁·端午安康

□吕香梅

忠义千年吊汨江，龙舟竞飞翔。符插艾虎挂厅堂，五线靛，棕清香。

良辰美景，丹心共仰，且祈愿传觞。诗词歌赋话端阳，承传统，楚风彰。

迎春乐·赏木塔随吟

□赵培义

家乡木塔知多少？信步游、赏神貌。憾心魂、直上云霄。言不尽、情难了。

千载久、神奇娥姣。万方独、绝佳明耀。木构巅峰艺术，实乃人间宝。

迎春乐·晨练见闻

□张志爱

霞光一道东方晓，马路上，行人少。灿橙黄，把帚争分秒。车洒水，云街澡。

描锦绣，清新微妙。随我转，健身辞老。远处青衣弄调，唤醒林中鸟。

迎春乐·过故人庄

□武映梅

羊肠小径浑无迹，柏油路、连天直。入烟村、黛瓦谁人识。盐碱地、盈眸碧。

槐树老、稍嫌清寂。河沟断、只留回忆。刻骨儿时欢乐，已是难寻觅。

青城山偶遇山茶花

□康彩兰

天天一树粉山茶，带露和烟阶上斜。为问灵根傍谁种，时人不语笑如花。

雨季的解读

□贾若杰

在多雨的夏季
我一直热爱雨水
天晴之后的
那些尘埃，换了方式
不断停留在午后的水珠里

因雨水混合而下坠
被割裂在日光与乌云之间
她撑着伞独自于
如江南女子般婀娜

我所热爱的雨季，灵魂在
寻求梦境中重复单调的歌唱
永恒的守护是稚嫩
而轻叹的背后却是感动

一间屋子，两只猫
隔着玻璃在呼唤过往
似乎唯有下雨天才是晴天的
最佳解读